

昭明文選

第十一函
第十二冊

文選卷四十六

豪士賦序

當時之體然怒切動聽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罔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參兄良此十

人者皆天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何則循心以為

量者存乎我

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

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

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

存夫我

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

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

落

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

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

子孟嘗遭雍門而

泣而琴之感以末

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

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歛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

何者

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

天理盡於民

時既啟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

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

士之業言遇時也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故曰才不半古矣

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

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文

曰壁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夫以自我之量

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心玩

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豈識乎功在身外

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忌

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人主操其常柄

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左氏傳曰楚子入于雲中鄭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

讎而時有袷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漢書

曰宣帝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劔挺墮地首垂泥土中刀響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邱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行事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

界中夜袷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袷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援于元切況乎代

管心動魄之言

時王豹致箋于問
外引周公流言為

汲

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

所以財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
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

與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

老子曰夫代大匠
斲希有不傷其手

且夫政

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

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
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

是以君奭快快

於亮切

不悅公且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

尚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
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
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

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郵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博陸侯

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

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

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

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內
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臆焉

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
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
帝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

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劔固其所也

尚書曰太甲既
立弗明伊尹放

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
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劔日子教寡人

代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
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
試之種遂自殺枚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

如彼之懿謂周公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

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鳥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

沉乎饗土高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梁傳曰君不

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莊子曰功成者賤人台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

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

崇不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壞墮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整宮備者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

賈古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賣也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然後威窮乎震主而

怨行乎上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衆心曰陔直危機將發而方偃仰

瞪直眄謂足以夸世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曾靈光殿賦曰齊首目以瞪眄堦蒼曰瞪直視也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

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

起音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谷實戲曰彼皆驪風塵之會優頓沛之勢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

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

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

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震主之勢，位莫盛

焉。震主已見上文。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

難久持。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

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

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注曰：劭美也。此之不為

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

簣止吾止也。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毛詩曰：人之貪亂，寧為荼毒。故聊賦

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禳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

亭林云：季春三月辰為建，已為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

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

為已亦此意也周
公謹癸辛雜識以
為戊己之已者非
○按古人上丁上
辛皆取曰幹亭林
之說疑非亦本之
仲遠也
劉昭續漢書禮儀
志補注云自魏不
復用三日水宴蓋
此二會及右軍之
臨河敘皆一時偶
為之也

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
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
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
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祠二漢相沿
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
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
詩詔太子中庶
于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顏王二敘皆出班張顏猶有制王則以夸以麗欲以掩顏而轉見
身完宋齊文格不止判若商周也

夫方第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禮記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

布在方策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
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鐘毛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雖淵

流遂往詳畧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

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
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立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拓土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

者也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有宋函夏帝圖弘遠揚雄河東賦曰
函夏之大漢書

服虔注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鉤
命決曰邱乃授帝圖秘祕文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宋高祖也左氏傳王
孫滿謂楚子曰成王

定鼎于郊鄆莊子孔子曰夫造物
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皇上以獻文承歷景屬宸居皇上宋文帝也尚
書曰獻哲文明又

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景屬光景連屬也典引曰高光隆周之下既永宗漢之兆在

焉揚雄河東賦曰眠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廓下正體毓德於少

陽王宰宜哲於元輔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正體

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宣哲維人晁緯昭應山瀆效靈說文曰晁日

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五方雜遝合四隩來暨漢書曰京師五方

日都輦殷而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

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尚書

大予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予章程明密品式

周備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國容既令而動軍政象

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土箴闕記言校文講義之官

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諭德於外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

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啟發篇章校理祕文講論於六藝稽合於同異風俗通曰周秦常

以八月輶軒使采異代方言辯亡論曰輶軒騁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

曰衛命則蘇屬國
震遠則張博望
賴莖素毳毳
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

軼漠之貢府無虛月
賴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

揚雄交州箴曰航海三
萬束牽其犀軼余曰切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

曾回面受吏
容居之君匈奴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鳥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首內嚮漢書曰邛笮之君長欲願為內臣妾請吏北面是以

異人慕嚮俊民間出
班固漢書贊曰羣士慕嚮異人竝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警蹕清夷表裏

悅穆
仲長子昌言曰姦慝既西警蹕清夷將徙縣中字張樂岱郊
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

於洞庭
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

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
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
日躔直
連胃維月軌

青陸
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韋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宜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日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

東青道杜預左氏
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
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

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后王
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

命冢宰降德于眾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
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
二王已見上注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成盟者鄭立曰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戒告

語焉有詔掌故爰命司歷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件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

儀洛飲上巳竝已見上注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墜鄧都右梁潮源畧亭臯跨

芝塵苑太液懷曾山上林賦曰輦道纏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屯聚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墜郭璞曰墜阪也上林賦曰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洛

神賦曰稅駕乎衡臯殊駟松石峻嵬古蕤翠陰烟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

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西都賓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于列徼道綺錯旌門

洞立延帷接極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閱

水環階引池分席歎逝賦曰閱水以成川春官聯事蒼靈奉塗塗然後昇祕駕亂緹

徒騎搖玉鑿發流吹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兮騎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靈奉帝也尚書帝命

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鑿之啾啾兮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天動神移淵旋

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羽獵賦曰天動地岌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既而帝

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

於玉肴藪芬藉觴醴亦泛浮毛詩曰其肴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妍歌妙舞之

容銜組樹羽之器

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阮譔三禮圖曰荀虞兩頭竝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

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篋崇牙樹羽

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

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攄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嶺項作六莖尚

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龍文飾轡青翰侍御

班固西域傳贊曰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汎新波之中

華裔殷至觀聽鴛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莊藻野袷服縟川

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莊刻飾鄒陽上書曰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說文曰縟繁彩色也

故以殷隱賑外區

煥衍都內者矣

西京賦曰鄉邑殷賑張載劔閣銘曰矧茲狹隘王之外區王粲羽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

上膺萬壽下視氏

百福

司馬相如難蜀文曰中外禔福

市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遞歡洽日斜金駕總

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艷宮之不縣

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啟有鈞臺之

享康王有鄭宮之朝

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

關中記曰建章園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鄴中記曰銅

爵臺西有爵園

竝命在位展詩發志

楚辭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

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

者

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氏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序記雜文與詩賦
混為一途自此作
備其藻愈腹其味
愈瘠使人思顏之
妙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祓飲朝臣勅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周易豫卦曰先王作

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

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帳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老子曰王得一而天下正，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

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

身之行，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瓊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瓊臺於水

之陽，穆滿八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駟如舞，我大齊之握機，創

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

日永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

建武泰山刻石文
晉在帝堯聰明密
徵讓與舜庶後裔
握機

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

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

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
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公攸歸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誠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生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璇璣玉鈴曰玄圭

出刻曰延
喜之玉

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
詩邑靜鹿邱之歎遷鼎息大坳之慚

周書武王曰膺受天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白鹿至於邱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臺至大坳而有慚

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
德周書邱或為苑

固其洪業
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闈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為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表者禹

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

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

昇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
蕭子顯齊書紀昔世遠以太子即位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邱末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

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疑神廣雅曰景炤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又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猶且具明廢寢具晷忘

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明已見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遑暇食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

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可謂巍巍

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

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春秋漢含孽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羲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

道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嶮矣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

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

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懋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

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案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曰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

道也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為

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

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踞昌姬韜軼炎漢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大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春秋錄圖曰蒼精萌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

或陶而光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剪之歡來仕允

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弗斯皇室家君王者也元宰家宰

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菑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茨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毛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又曰朱弗斯皇室

家君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

王

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

行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士之守臣其在邊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引鏡皆明日臨池無洗耳

沈冥之怨既缺適軸之疾已消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曰盲及迷誅永澡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自明也皇

甫謚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沈冥侯巴口嚴君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潔矣毛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軸考盤在阿碩人之邁鄭玄曰邁

飢意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適苦和切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漢書

曰詔執事與廉舉孝文詔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報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

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總章觀荀氏傳曰最為光祿大夫以為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總章鼓吹八

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是上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

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形紀言事於仙**

室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

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珥形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故言

寒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

者褰之故百城聞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原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

知德亦有之乎曰百人也**勤恤民隱糾逃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

者遠惟道斯行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緩四方糾逃王慝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為害

堯命羿繳大風於青邱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讒莠茂聞攘爭掩息稀**

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每歲干

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

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敢寇攘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偷盜

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踧踖周道鞠為茂草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

者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

鄰昭泰荒憬

九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皆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閑居賦曰昆弟斑白兒童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

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官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鄰堅若金讒言之人惡如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侮食來王左言八侍離身反踵之君鬚

側首貫冑之長屈

膝厥角請受纓縻

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來王揚雄蜀主本紀曰蜀人之先各

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

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各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鬚首山海經曰有貫胸國其人胃有竅括

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胸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

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擗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文鉞碧斝

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

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為越杜篤展武

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玉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斝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斝其長尺有咫周